

宁夏的过去

李发五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高高的加兰山

朱 光 亚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高高的加兰山

朱 光 亚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银川市公园街四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
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.375 字数：87千

198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500册

书号：10157·121 定价0.34元

目 录

班 长.....	1
路上发生的事.....	12
阿扎锐.....	25
发言权.....	45
爷爷啊，爷爷.....	72
复 职.....	88
高高的加兰山	104
“莫忘我，哥哥”	119
恩 与 爱.....	143
后 记.....	167

班 长

一阵掌声打断了我的思路，我马上发现自己的希望是破灭了。大家在鼓掌，我也机械地跟着鼓掌，散会了，大家马上活跃了起来，唱的唱，笑的笑，把新宣布的班长团团围住，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原处。见到大家围住新班长那个亲热劲儿，心里真不是个滋味，头一扭，走出了会场。

宿舍里空荡荡的，只有我一个人伏在床上。唉！我真想不通，怎么会宣布郭立敬当班长呢？他一棒子打不出个响屁来！论工作、学习、思想倒没有啥说的，可是当班长光有这一些还不够啊！要领导十几个人哪……再说，过去我和他都是副班长，在农业社里，他才是个饲养员，可我是个副队长，另外郭立敬还是连里有名的财迷呢，一个月发下的津贴，除交一角钱团费外，他是不再随便花一分钱的，有的同志说他是铁公鸡——一毛不拔。

想着想着，我又不免替郭立敬担起心来，你这个班长不好当啊！脱毛雀雀过冬天——难哩！

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和说笑声，我知道大家回来了，连忙把大衣盖在身上。

“咱们到处寻不见，这不是副班长吗？”周如林这一

说，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到我脸上。我望着大家尴尬地笑了一笑，当我的眼光一接触到郭立敬，我的脸便刷的一下红了起来。

周如林走拢来用手在我额头上摸了摸：“副班长，你怎么啦！有点发烧，不舒服吗？”

“嗯。会开的时间太长，头有点昏。”一说头昏，我倒真的感到头昏起来了。

他们围住郭立敬，这个问一句，那个说一句，郭立敬只是点着头，望望这个，望望那个，不知道该回答哪个好。

我躺在床上，暗暗地注意他们，见郭立敬那个笨头笨脑的样儿，我心里说：

“咱们以后是瞎子拉二胡——各顾各。”

“有班长的干劲，有副班长的钻劲，咱们争取模范班，准没问题。”周如林这一说，惹得大家哄堂大笑，我也跟着苦笑着。

二

吃罢晚饭，连里晚点名，我们马上走出宿舍集合。郭立敬站在队列前面，脸涨得通红，五个指头伸得展展的贴在裤缝上，身子摇晃着好像站不稳似的。队伍已自动站好了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喊：

“立正……”他平时很少喊口令，加上这两天他的喉咙又发炎，声音嘶哑，所以他这声口令就象唱大戏一样，“正”字拉得长长的，把同志们惹得都差一点笑起来。他的脸由红变成了紫色，以下的“向右看齐”便再也喊不出来了。我离



他很近，看见他额角的血管怦怦地在跳动，汗珠沾湿了两颊。

局面僵了一会儿，他把手一挥，朝我说：“副班长同志，你来吧！我喊不出来。”

“这是你班长的事，我不管。”这一句话差一点从我嘴角冲了出去，但我马上抑制了自己，感到这样未免太愚蠢了，便咳了一声，亮了亮嗓子，走出了队列。

“立正！向右看齐……”我喊着口令，把队伍带到集合的地方去，并有意识地回头望了望班长，心里说：不是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！到底看你行，还是我行。班长脸上的红彩还没有退去，只是低着头跟在队伍的后面。

吃过晚饭到熄灯就寝这一段时间，郭立敬从来是呆在宿舍里的，不是学文化，就是缝补他那些破鞋烂袜子，今天下午连里通知班长、副班长晚上开会，我满有把握地到宿舍去找他，可是扑了个空，宿舍里不见他的踪影，他到哪里去了呢？

整个营房都找遍了，到处找不见他，最后我走出了营门。营房前面横躺着一条公路，顺公路走不多远就是一条小河，小河流水潺潺地响着，“他是不是在河边洗衣裳呢？”我朝着小河大步走去，果然，老远就看见班长站在河边。本来我要大声呼喊他，但见他不是在洗衣服，一种好奇心促使我蹑手蹑脚隐在一棵白杨树后面，这里离他只有二三十公尺，能清楚地看到他的一举一动。

“立正，向右看齐……”啊！他在练习喊口令，你看他两腿立得直直的，煞有介事一样，好象他的面前不是一条小河，而是真正的部队。他喊了一遍又一遍，嗓子都有些嘶哑

了。从他的口令听来，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我靠在树干上，看着他那认真的样子，不禁失声笑了起来。他听见笑声，猛一回头发现了我。以为我发现了他的什么秘密一样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我走拢去对他说：

“连长叫开会哩！”

他跟在我后面，朝我说：“老是喊不好。”

本来我想说：你已经喊得很不错了。但是我没有这样。我勉强笑着说：“冰冻三尺，不是一日之寒啊！”我知道自己笑得很别扭。

跨过庄稼地，踏上了公路，他走在我前面，夕阳映红了半边天，公路上印着他顾长的身影。

我们俩跨进连部，会议已开始了，大家谈论得正欢，我问坐在旁边的五班副：“开啥会？”

“动员军训。”他把我瞅了一眼，马上把注意力又集中到正在发言的四班长身上去了。

四班长林志高扬着他的大喉咙，提出了他们四班的保证，最后说：“我代表我们四班向全连各班挑战。”

林志高的发言刚一落音，会场马上举起了十几个拳头要求发言。会场就象一锅沸腾的开水，大家的情绪高涨极了，各班班长都提出了保证，决心在军训中争取优胜班。

所有的班长都发过言了，本来我也想代表八班向四班应战，我扭头望了望郭立敬，他也正在望我呢？我马上抑制了自己的激情，心里想：班长不吭声，咱倒急个啥啊！反正丢人又不光丢我一个。

过了一会儿，会场稍微平静了一点，连长站起来，眼光在大家身上扫了一圈，最后停留在郭立敬身上了，我知道这

一下郭立敬要坐蜡了。“喂！你们八班没有勇气应战吗？”

我听连长这一说，便连忙把头低了下来。

“对！让我说两句。”嗨！想不到郭立敬竟站起来发言了，过去他在班务会上说话脸都要发红。我望着他那因激动而涨得通红的脸，显然，他的发言是下了最大的决心的。

“我们八班向四班应战，不过我觉得指标太低了一些，我建议改为八个月完成一年的训练任务，并争取全班优秀。”他的话一说完，全场马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连长还跑上去和他握手呢。

散会了，我和大家走出会场，这才发现天已经完全黑了。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，这个会真是大快人心，但当我一考虑到郭立敬提出的保证“八个月完成一年的训练任务。”我就觉得肚子上好象压了块石头——不顺劲，今年的训练项目比去年增加了三个，内容比去年也要复杂得多，郭立敬这样说，未免是头顶上不安灯泡——太不自量（亮）了。“八个月完成一年的任务。”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

我左手狠狠地把右手一握，心里想：“唉！郭立敬啊郭立敬，你为了你个人出风头，将来完不成任务，看你咋向党支部和全班交待哩！到时候，我这个副班长也得跟你背黑锅。”

三

军训动员以后，马上在全连掀起了一个勤学苦练的高潮，同志们忘记了白天黑夜，他们利用了每一分钟的休息时间，吃饭规定半个钟头，可是不到十分钟，食堂里就空无一

人了，他们在暴晒着的操场上练刺杀，在阴凉的树荫下练瞄准，在河滩上练投弹，在公路上练步伐，晚上熄灯号吹过了，大家还趴在院子里瞄灯笼靶，连长、指导员又是急又是喜地说着大家：

“你们以后不学啦！这又不是一天半天的事情，快上床去睡。”可是我们都知道，连长、指导员也和大家一样哩！我深夜起来带哨，每次总都看见，连部窗帘上晃动着他们的身影，他们深夜还在为我们备课。

我们八班也同样进入了训练高潮，为了使全班一齐前进，郭立敬和我进行了分工，四个新战士我们一人负责两个，包教保学。

一个月过去了，我们只是按部就班地执行着训练计划，看样子郭立敬有些急啦！黝黑的脸膛比以往显得更黑了，平日不爱说话，现在显得更沉默了。有一次他对我说：

“副班长同志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！老是突破不了指标。”

我不置可否地“唔”了一声，心里想：谁叫你在会上夸海口嘛！这一下你才知道不行啊！我见他还在望着我，便说：

“你看咋办就咋办。咱是和尚买梳子——没法（发）。反正现在全连都是这样嘛！”说罢，我就径自走了。

这一天单个教练，课目是匍匐前进，同志们很快都熟练了，只有我辅导的李成方老是学不会，我一遍一遍地向他说：

“身体紧贴地面，手尽量前伸，以脚的蹬力，将身体前移……”

我说得嘴干舌燥，他却不是头抬得高就是屁股蹶得高，我抬头望了望班里其他同志都休息了，便又恼又急地用手拍

着李成方的屁股说：“你怎么这么笨啊！屁股蹶这么高，就不怕挨子弹吗？”我的话刚一落音，李成方就哇的一声哭开了，伏在地上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

你看熊不熊，学不会还好意思哭哩！我泄气地往旁边地上一坐。这时班长走过来了，看见这付情景，马上走过去用手帕擦干了李成方的眼泪，然后细声细语地说：“这有什么伤心的，不会，再学嘛！”

李成方呜咽着说：“我不是不愿学，我太笨啦！老是学不会。”

他们俩的说话，象在打我的耳光似的，我站了起来，连忙朝操场的另一边走去。

过了一阵我走回来，谁知道李成方竟学会了，他高兴地在地上爬过来爬过去。班长见我过来，高兴地对我说：“你看他爬得多好啊！”

就是为了这么点芝麻大的事，下午开班务会时，有的同志提出说我帮助新同志不耐烦，我真不服气。吃罢晚饭，我准备找排长去评评理，排长不在宿舍里，我便到操场去找他。在操场围墙下面，有两个人正在谈话，开始我还不经心，后来听见提上了我的名字，于是我停下来了，想听个究竟。

“我知道赵纲是因为没有当上班长，所以才这样对训练漠不关心，有时还故意给班里工作造成困难。”这是周如林的声音。我脸上感到一阵发烧，心也怦怦地跳着。

“副班长和咱们在一块长大的，他这个人就是好胜心强一些，倒不能说是故意……”班长的话还没说完，周如林就抢着说：

“哼！什么好胜心强一些，你老是包庇他，刚参军时，

你看他在社员大会上说得多漂亮，要服从领导，帮助同志，如今呢？哼！我非写信告诉梅姐不可，看他将来有啥脸见我梅姐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的心猛烈地震动了一下，连忙走了开去，迎面碰上排长，我也忘了找他评理了。

一到礼拜六，那个大喇叭吼叫得格外有劲，平常我是特别喜欢听的，可是今天烦躁极了。我朝营房门口走去，跨过庄稼地，仰天躺在沙滩上。耳朵边响着潺潺的流水声，往事便一幕幕在我脑海中翻腾了起来。

我想起刚入伍的时候，未婚妻梅英上台给我戴红花，台下的掌声哗哗地响，梅英脸上射出兴奋、骄傲的红光，悄悄地对我说：“在部队上干不好，就不要回来见我。”我把胸脯一挺：“嗨！看你说的啥话，模范团员还能松包。”接着，我又代表十几个应征入伍的青年讲了话，保证在部队好好干，决不给家乡丢人。到部队后一切都很顺利，第二年我就当上了副班长，我们同来的十几个人还都是战士呢。

想着想着，我想到了最近几个月的事情，刚才周如林的话又浮上了我的脑际，难道我赵纲，社里的模范团员，竟成了这样的人了吗？梅英的话又在耳边回响：“在部队上干不好，就不要回来见我。”我狠狠地用手拍打自己的大腿，狠狠地问自己：“你是为人民服务来了呢？还是为了你个人的得失？”

我又想起了郭立敬，我发现他是跑在我前面去了，我心里象火烧了一样，又不断地问着自己：“他哪一点不比你强啊！”

太阳不知啥时候隐到山后去了，大地呈现出一片阴暗，

我慢慢地从沙滩上站起来，挺了挺胸脯，想到以后的日子，我的心轻松了一些，我不能松包，我必须赶上去。

走进营房的时候，每个窗户都射出了明亮的灯光，歌声、笑声也从窗眼里飞出来，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便大踏步跨进了门槛。

四

第二天是星期日，上午接到家里一封来信。每次接到家里的来信，我的心便禁不住一阵激动，我想今天这封信又不知道会告诉我一些什么好消息哩！可是拆开一看，我的心便凉了半截，原来我母亲得了急病，已送进了人民医院，目下社里经济周转困难，为了减轻社里负担，叫我马上设法寄些钱回去。母亲身体原来挺好，怎么会突然得了重病呢？我的眼睛模糊了，我的面前浮现出母亲苍白的面孔，耳边也回响着母亲微弱的呻吟。

坐在我对面的班长见我这个样子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连忙走过来问：“副班长同志，怎么啦？”

我把信一指，他接过去一看，眉头也皱了起来，看完朝我说：“伯母有病，光焦急也不行啊！赶快想办法吧！”他说着，就走出去了。

我见他出去了，便从口袋里掏出昨天才发下的津贴，一数只有七元五角钱，寄这么一点钱顶个啥啊！这时候我才恨起自己来了，过去为啥不节约一点呢。

班长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对我说：“副班长同志，我到街上走一趟，家里你照应着一点。”

“干啥去？”

“这是个秘密。”他调皮地向我挤眼睛。

望着他的背影，我心里说：得了吧！谁还不知道你的秘密，到银行去存钱呗！头天发钱，第二天他准要到银行去，这已经是他习以为常的事情了。

过去每逢礼拜天，我是不轻易放过去的，上午看场电影或者看场戏，下午复习课目，可是今天我在床上躺了一上午，脑子里老是考虑着母亲、病、钱的问题，借多了以后还不清，借少了又解决不了问题。这些问题老是纠缠着我，把我折腾了一上午。

中午时候，班长回来了，他迳直走到我的床边：“不要难过了，快把这些钱寄回去吧！”说罢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叠钞票递到我的手里。

我把眼睛擦了一下，眼前的景象使我惊奇得张大了眼睛。我从床上坐起来，但马上另一种念头又侵袭了我，又一头倒在被子上。

“你怎么啦！伯母病很重，赶快寄回去啊！”

“以后我拿什么给你还。”我头也不抬地回答，眼睛仍望着床顶上。

他听了我的话，竟笑了起来：“嗨！你怕还不起，谁又要你还嘛！”说罢，把我拉了起来，把那叠人民币硬塞到我的手里。我这一坐起来，才发现周如林也站在班长的后边。

周如林也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叠钞票，走过来放在我手上，说：

“我这里只有十块钱，给你凑个数吧！这下你知道随便花钱的坏处了吧！”周如林说话和他姐姐一样的刻薄，常常

把人弄得下不了台。

班长叫我赶快写信，下午把钱寄出去，接着便拉着周如林出去了。我望着班长高大的背影，心里涌上来一种羞愧的感情，我骂自己太不象话了，尽拿坏心揣度人。

班长那一叠人民币是三十元，是他好几个月的积蓄呢，望着眼前的钞票，我的眼睛又模糊了，过去我还叫他铁公鸡哩！

从邮局回来，我的心轻松了。我踏着大步，用劲地甩着胳膊，象要甩掉什么脏东西似的，郭班长那朴实、雄厚的面孔不时浮上我的脑际，这时我更清楚地感到，过去对他那样太不应该了！工作方面我没有主动协助他，甚至故意给他造成困难，看他的笑话，想到这里，我更痛恨自己。

从街上回来，已经开过晚饭，但我没有想到去吃饭，我要马上去找班长，我要坦率地告诉他：“我错了。”

见了班长，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最后才结结巴巴地说：“班长，咱们齐心好好干，八班一定能成为模范班。”

我们俩紧紧地握着手，双方激动得都说不出话来。周如林突然愣头愣脑闯了进来，见到我们俩这个样子，吐了吐舌头，扮了个鬼脸，笑着跑出去了。这个饶舌的家伙该不会把这事儿又告诉他的梅姐吧！

（一九五八年于合作）

路上发生的事

我和我哥哥已经八年不见面了，这次借来乌鲁木齐出差的机会，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到城北郊区去看望他。

哥哥知道我要到乌鲁木齐来出差，曾写信告诉我，他所在的那个工程建筑部队材料厂，离北门还有二十里路，在乌鲁木齐去奇台的公路旁边，来往拉货的汽车很多，他要我在公路上搭乘便车。

出了北门，走了一两里路，我站在路边，想利用汽车换挡的机会停一下，我好攀上去，开始我还不焦急，反正还早得很哩！

公路上满载货物的汽车来往不断，掀起的尘土弥漫了天空；机器的吼叫声，伴随着汽车的喇叭声，熙熙攘攘。我一只手用手绢捂住鼻子，一只手向迎面开来的汽车招手，有时还大声喊着：“司机同志，请……”但我“停”字还没有喊出口，汽车就擦着我的身边疾驶过去了。有的汽车，我一招手，也就停下来，但不是没有地方坐，就是汽车不到前面去，只到山后去拉土。就这样从八点钟一直等到了十点钟，说不上从我身边开过去了多少辆汽车，我的胳膊有些发疼了，嗓子也喊哑了，但一辆汽车都没有搭上。我的衣服上落满了尘土，简直成了个灰人儿了。

眼看两小时过去了，我心里开始有些焦急啦！头顶上的太阳晒得我头皮发麻，浑身直流汗，嗓子也干得发疼，舌头

象块木头片一样，在嘴里都失去知觉了。我脱掉身上的军装，尽量安慰自己：再耐心等待一会儿，再来一辆汽车，也许就会让我搭的。

又是十几辆汽车过去了，我希望的火花差不多全熄灭了，我正返身要走，最后还是强制了自己：再等十辆汽车，假使这十辆汽车再搭不上，就干脆步行。真见鬼，早知道这样难搭，磨蹭的功夫，这二十里路早走到啦！

我默默地掰着指头，计算着从我身边开过去的汽车的数字，两只手只剩下一个指头了，完啦！白等了一个上午，眼看百十辆汽车都开过去了，还有什么希望呢！这时坡下面传来汽车巨大的吼叫声，我本能地踮起脚尖朝山坡望去，来的是一辆载重汽车，车厢上装着一个黑黑的庞然大物，莫说坐人，就是脚都插不进去。司机棚已经坐了两个人，望着车头前面白底红字：“安全行驶十五万公里”的牌牌，我失望地叹了口气。汽车越来越近了，我终于还是鼓起勇气，举起发疼的胳膊，闭着眼睛朝这辆载重汽车摇了摇手，汽车从我身边驶过，只听“咔”的一声，在我前面十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，我欣喜若狂地朝汽车跑去，还没有等我到跟前，驾驶室便伸出一个年青人的脑袋：

“同志，你要干啥？”

跑到汽车跟前，我喘着气说：“驾驶员同志，能不能搭一个人？只有二十里路……”

还没等我说完，那个小伙子便说：“不行。你看上面装得满满的，哪有地方坐。”

没有地方坐的确是个问题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硬着头皮说：“没有地方坐，我攀着车门好不好？反正不远嘛！”